

月黑风高,一灯如豆。小姐爱怜地对斜靠在床头,对正一页页翻着书卷的书生说,时辰不早了,早点儿歇吧。书生笑笑,合上书卷,轻轻地放在床头的柜上,欠身,“噗嗤”一声,将床前的油灯吹灭,两人相拥而息。不一会儿,即传来细微的鼻息和鼾声。窗外,漆黑的夜色中,风裹挟着一两声犬吠。一个多么安宁的夜晚。

这是久远之前的一幕了。又一个夜晚。万家灯火,一根神奇的电线,将每一户人家点亮。中年夫妇倚靠在床头,轻声说着话。

女的说,孩子今天在学校,又考了一个满分,咱孩子长大了,有出息了呢。男的笑笑。男的说,今天单位发了点加班费,明天你去集市扯块花布,做身新衣裳吧。女的笑笑。夜色在两人的喃喃声中,安静地流淌。女的说,不早了,明天还得早起呢,睡吧。男的嗯一声,随手拉了一下床头悬挂着的开关线。窗外,偶尔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又一个安宁的夜晚。

时间继续飞驰。一个夏日的夜晚,从家家户户的窗前,飘出有点嘈杂的电视机声。一对年轻夫妇,躺在床上,愠气。男的想看足球赛,这可是他苦等了两年的赛事,他仰慕的很多球星,都将在今晚出场。可是,女的坚决要看电视剧,她已经连续看了56集,剧情就在这几天将有重大转折,她怎么能错过呢?结果自然是丈夫又一次作出让步,陪着年轻的妻子,看她的肥皂剧。没看几分钟,他就打起了盹。忽然,妻子的抽泣声将他惊醒,丈夫揉着惺忪睡眼,紧张地问妻子,怎么了?妻子吸溜着鼻子说:太感人了。迷迷糊糊中,丈夫隐约听到了电视机里的广告声,翻身对妻子说,明天还要上班,关掉电视,睡吧。妻子不情愿地哼了一声,随手摁了一下手中的遥控器,屏幕暗了。两个人背对着背,睡下,中间是无边的夜色。

昨天夜晚。吃过晚饭后,小夫妻就一起走进了卧室。女的照例一屁股坐在了电脑前,她的农场快到收割季了,这可是她辛苦了两个多月的成果,绝不能再让无孔不入的偷菜贼给偷走了。而且,还有很多天南海北的网友,在线等着她呢。这些从未见面的网友,幽默、风趣、浪漫,比她现实中结交的朋友,有意思多了,她和他们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总之,每天晚上,她都很忙很忙。男的看了一会电视,无趣地关掉了。又打开上网本,浏览了几个网站,发了几封电子邮件,然后,点开常去的游戏网站,专心致志地玩起了网络游戏,激烈的格斗场面,硝烟四起。

半夜了,两个人终于互相说了一句话:把电脑关掉吧,该睡觉了。女的关掉了台式电脑,男的合上了上网本。两个人一左一右钻进被窝筒,又各自掏出自己的手机,打开。夜色中,两只手机,发出同样清幽的蓝光。女的说,我看看QQ还有没有好友在线。男的说,我再发几条微博。半个小时,也许一个多小时,不知道是谁昏昏沉沉地说,把手机也关了吧,睡觉。

世界总算安静下来了,两个人疲倦地睡去。又一天结束了。当我们以为与世界越来越亲密的时候,我们可能正与自己的亲人,因为欠缺沟通交流而越来越疏远;当我们以为离天边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其实与身边正越来越远。有时候,关掉一些诱惑,是为了另一个渠道畅通无间。

就在今晚,把世界关掉,让心回来,安然入睡。

### 今宵打盹

陈楠  
知足无烦恼  
(四字口语)  
昨日谜面:定期补助(日常用品)  
谜底:即时贴(注:别解为“到时间就贴补”)

日前,受邀参加朋友女儿的婚礼,感触颇多。新娘是空中小姐,新郎为某大公司高级白领。新郎年轻英俊、彬彬有礼,且烟酒不沾。朋友女儿是我看着长大的,当一对新人向我这个“老爷叔”敬酒时,我对新娘笑道:“你们真是天生一对!但天生姻缘还要感谢父母的支持啊!”新娘笑而不答,但她笑得很甜,心里一定很认同我这个“老爷叔”的话。

其实,朋友女儿先前谈过两个朋友,都在父母的“干预”下结束了。要说这“干预”,我当时也是极力赞成的。

第一次,她谈的男朋友别的都可以,就是毫无上进心,做事散漫,以“混日子”为人生宗旨。她父母几经劝阻,女孩就是听不进去。也难怪,“初恋的感觉是美好的”,但爱情不是空中阁楼,没有人生追求的爱情,是不会长久的。在父母的一再劝说下,女孩总算结束了这段不成熟的

## 听父母一言

沈平安



感情经历。第二次,有人给女孩介绍了一个“有房有车”的,不料此人“烟、酒、麻(将)”均深度爱好,且作风浮夸,女孩父母当然坚决反对。总算也不了之。

而第三次,女孩父母了解了男孩情况后大力支持,有缘人终成眷属!

我觉得,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对待婚姻大事,过于草率,有所谓“闪婚”的。一见钟情不是不可以,但在没有深入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就轻率“闪婚”,其结果是又迅速“闪离”,婚姻不是游戏,分分合合不头昏啊!

稳定的婚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对待婚姻大事,我觉得年轻人听听父母的意见是必要的。父母都是“过来人”,不要以为“过来人”已经“过时”,人类的婚姻历程已经走过了几千年,其爱与平凡生活的基本的含义并没有过时啊!听父母一言,起码不是多余的。



用帽子装米

谈芳波

所谓乡音,就是家乡话。唐代诗人贺知章是绍兴人,当年老大返乡,儿童们与之问答的就是诗人的乡音——绍兴话。

我籍贯浦东,我的乡音是浦东话。我的父母是浦东人,60年前即到沪西从事纺织,一辈子乡音未改。我虽然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但几十年来家中乡音盈耳,潜移默化,我的浦东话不学自会。

浦东话源自浦西本地话,后经发展演变,语音变得更加软熟圆润。欲学浦东话,最好的老师是沪剧界的前辈石筱英,《阿必大回娘家》是其优秀的代表作。这位“婆阿妈”的浦东话炉火纯青,韵味醇厚,至今令人难忘。

浦东话千言万语一时不易学,如果初入其门,有几个典型的常用字尤须先知。第一是风字。浦东人将风读作“轰”,台风读作“台轰”;第二是沙字。沙读作“肖”,川沙读作“川肖”。近似的有汽车叫“汽肖”,小火车叫“小火肖”;还有就是

去了一趟新昌,觉得新昌遍地是山。

也是的,新昌本来就是浙东“唐诗之路”的中转站,李白梦中瞎嚷嚷的天姥山就在那里,该是别有一番景象的吧。

一路过去,却多少让人失望。“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可是看看眼前的山,山顶平平的,都不高,亏他李白夸的。直到穿岩十九峰耸立在眼前,才知道奇山异水并不是遍地都会有,山水也如人,出类拔萃的毕竟是少数,那毫无生气的平山,就像我们的平常日子。

穿岩十九峰,大概是丹霞地貌。山虽然不高,可是平地蹿出十九个小山峰,就像是雨后春笋的放大版。山岩壁立,直挺挺的,而古树老藤,附着其上,一片青翠。十九峰前,是一条缓缓的大溪,宽有数丈,一座狭窄的长桥架在上面,是木搭的,虽不是独木桥,参差近之。据说,这里拍过不少武侠片。看这桥

花字。花读成“佛”,棉花读成“米佛”。上述三字若声音无误,且能举一反三,学说浦东话即可速成。

我曾经用唐诗辨别过某浦东人之真伪。

## 浦东的乡音

冯志雄

某君木匠出身,有文才,其自谓浦东人。我闻其口音宛若奉贤一带,为辨虚实,逼其用浦东话读孟郊诗:

“边地春不足,十里见一花,及时须遨游,日暮饶风沙。”结果字字无错。我虽感意外,但心仍不甘,又作一联语,请以浦东话续读:“挑糞

两头臭,炒茶一手香。”浦东话的茶字发音奇特,这位仁兄居然又无破绽。此真浦东人也,我不得不信。原来他自小由奉贤的外婆抚养,其父乃南汇人,故能兼通双语。

三十几年前,我经常上浦东,自塘桥乘长途汽车往川沙,不出几站

的架势,也的确只有大侠们能如履平地。走在我前面的一位姑娘,就吓得花枝乱颤。

这是千丈幽谷的人口,山道迤迤,茶园青青,路边的树,这里三四棵,那里孤零零的一株,若有所待似的。桑树的叶子很宽大,嫩得水灵灵的,朴树的叶子则有些古朴,仿佛

是一对父女,该是有功夫的,或者有什么深仇大恨,来此隐居。这一条峡谷,绿树阴翳,怪石嶙峋,不是武侠世界的人,是断不会来此栖居的。

武侠片以此为背景,是找对了地方。

十九峰像一道画屏,与另一边的画屏对峙着,夹出这一道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幽谷。可是,跳出幽谷,从另一边看十九峰,又是一番美景。峰头此起彼伏,悬崖绝处,隐隐然有若悬空寺者,挂在壁间,正是论剑的好去处。

车厢里就已乡音弥漫。“我到因啦去”,“伊去看候子(儿子)”,侧耳浦东话,举目故乡人,那时的心情是每闻乡音三分喜。直到中年,出过几次远门,方才懂得司空图“逢人渐觉乡音异,却恨莺声似故山”的诗意,一个渐行渐远的离乡人,他对乡音是何等的敏感,他的心绪又是何等的复杂。

今年端午节前,我乘二号线到川沙,自陆家嘴一路到底,乘客纷纷,竟然乡音全无。至浦东机场镇姑母家,村里村外也住满了外埠人,可

谓乡音稀少北语多,我心里有一种身在家乡似异乡的感觉。但转念一想,如今社会发展,浦东大开发,人口之流动无非是在寻机遇、

谋发展,正社会进步所致也。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如今各式各样的外来人口已渐渐“占据”了浦东的地盘,外来语会不会也渐渐淹没倪浦东的乡音呢?

依听,外面的普通话和方言之争吵得正酣呢。

走在山鸟啁啾的盘山小径上,我努力把把自己想象成一位身轻如燕的大侠,虽然我气喘吁吁,可是大侠是不受引力支配的,十九峰只是衬托了侠士的威仪。

山路时高时低,峰回路转,但见一座吊桥连接着两个峰头。我想象自己腾空而起,落脚在桥中央。可是,两峰间的穿堂风很猛,阴森森,冷飕飕,不觉脚底生虚。谷底不知在何处,剑未出鞘,而人已眩晕,赶紧撤至另一头。向远处望去,平畴连着远山,村镇散落其间;转身看另一边,更高处有一峰,恰似猛狮,它的背上有人影招摇,便有些向往。若我真是飞侠,自然只须此处一点脚,便可腾挪到彼处。而实际上,看似对面,绕道半天。我们跨过一桥,登云梯百步,才得上去。此处甚陡,须手脚并用。可是,一旦登上“狮背”,却又平坦如砥。只是周边非常危险,并无

## 十九峰“任侠”记

岑燮钧

立冬那天,北方的冷空气侵入南国,我飞抵澳门,一下飞机就感受到细雨迷蒙中的丝丝凉意。

应澳门大学邀请,世界各国与中国的二十余名学者出席了“金庸与汉语新文学国际学术研究会”。查良镛(金庸)先生因年事已高,未能出席,他写来了贺信,并由其秘书李以建代为参加。会议开始那天,室外骤然降温,风雨交加,但澳门大学的小礼堂内却是热气腾腾。会议由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寿桐教授主持。他肯定了“汉语新文学”学术研究近年来取得的成就,并指出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武侠小说是汉语文化世界中无法回避的重要景观。澳门大学教务长彭执中、与金庸学术研究会会长王敬三先后致词,然后由与会者各自亮剑。

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教授张英进博士对电影如何体现武侠小说的江湖观念提出新看法,并赞成武侠小说可“游戏于历史之外”。东亚细亚文化研究中心的韩国学者金惠媛说:“金庸小说热”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她认为中国武侠小说具有“传奇化”“大众化”“可视化”与“经典化”四个特点;苏州大学教授徐斯年把《倚天屠龙记》与《鹤惊昆仑》作了比较;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则从寓言、童话来解读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国际金庸研究会会长黎活仁探讨了陈家洛的三角习题,并分析霍青桐与香香公主的各自特点;台湾静宜大学张期达博士对武侠小说的结构与故事情节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上海大学教授董乃斌就儒教、道教、佛教对武侠小说的影响发表了见解。河南大学张乐林教授、山东师范大学贾振勇博士、西南大学韩云波教授、苏州大学汤哲声教授等学者也先后各抒己见。发言后即有人补充与提出质疑,唇枪舌剑,各不相让。

与会者中有一位满头银霜的学者分外惹人注目,他的台上放着好几本词典,不时地做记录,这就是长期研究中国文学的德国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顾彬,他对中国当代文学曾发表过一些与众不同的见解,大家都想听听他对中国武侠小说的看法。顾彬

教授很少读中国武侠小说,但对其故事性与传奇性作了肯定。我与他在共进午餐时正好同桌,我们相互交流了中国武侠小说与西方骑士文学的相同与相异,他说金庸小说的语言很好,很生动,他还告诉我,德国也有一个“金庸”,他叫卡特(Kart May),一共写了60本畅销书。

我在会上宣读的论文是《梁羽生·金庸·古龙武侠小说比较谈》。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复旦大学著名教授章培恒先生发表了一篇谈姚雪垠《李自成》与金庸武侠小说的文章,文章褒奖后者。这在当时的学术界掀起大波,可谓石破天惊之见,因《李自成》荣获中国茅盾文学奖,声誉颇高。那天我去章先生家,提到这篇文章,他笑了一笑,说:“你先把金庸武侠小说挑几本读一遍再说。”我后来花两年时间读了近百部武侠小说,这才领悟章先生的用心。我与梁羽生在北京和悉尼见过两次,与金庸匆匆见过五六次,对于古龙,惜他英年早逝,未能一晤,但我去古龙曾就读的台湾淡江学院考察,还访问了古龙生前好友倪匡、卧龙生、叶洪生、林保淳、于东楼。我从三位武侠小说家不同性格、不同经历来阐述他们作品的各自风格,并以此论述人生经历、人的性格与文学风格的密切关系。

在澳门大学论剑只有两天时间,但二十多位学者的论文已汇编成书,金庸先生秘书李以建对与会者作了感谢。大家期待这种中国独有的文学体裁在汉语新文学中得到不断发展。



栏杆。但倘是两侠比武,甚是相宜,鸢进猿击,自不在乎悬崖峭壁。我们在人世不曾得意,能在“狮背”上比划一番,岂非不枉此番登临之意?

十九峰中,穿岩峰一处,也甚有趣。所谓“穿岩十九峰”,盖以此而得名。峰头倒不高峻,吸引人处,乃是巨岩之下,有一拱形空洞处,可穿而过也。而前面即是千丈悬崖,天风浩荡,吹得人羽化起来。幸好有一长亭,依崖而立,倒可淡然面对云卷云舒。暮地明了,当初远望所谓若悬空寺者,即此也。好一个绝世而立的幽僻处,若有一得道高僧坐禅,或一老道练太极,倒是颇合武侠世界之意境也。

所谓侠者,乃出入自由之境,高乎芸芸众生之上。穿岩十九峰,也如侠一样,远在众山之上——两者相得益彰。而凡夫俗子如我,借了十九峰的“肩膀”,“任侠”其间,张扬一番,也算是不虚此行了。

